
明史

明史卷二百二十二

朱鑑字用明晉江人童時父疾刲股以進舉鄉試授蒲圻教諭宣德初擢御史巡按湖廣時勦梅花洞賊蕭啟寧等久無功鑑諭降之請復舊制命副使僉事按行所部問民疾苦湖湘俗男女婚嫁多後時年踰三十尚無室家鑑申明禮志旬月間嫁娶者萬餘人尋以遭艱改發流閩留三載始代歸正統初復按廣

東各命錄囚多所平反招撫逋叛悉衆還朝請天下按察司僉事六人專理屯田遂為定制用薦擢山西左參政鑑居官廉重勇於善斷吏民畏愛居數年進右布政使景帝監國就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鑑上言乘輿北狩古今異變奸邪竊弄遂至於斯今也先奸說互端殺掠已數十萬往假和親往來覘伺益以送駕為由則必開關延接稍示抗拒彼即有辭其謀既深戒慮宜遠夫和親不已必索歲幣歲幣不已必求割地要請無厭長此安窮為今之計宜慎簡將帥重其事罷監軍中官悉行停罷重討

敕選兵廣

募智勇[illegible]諜發奸邪之私積弊庫庾之　陳[illegible]懸賞
格鼓勵叢旗徹勤王之兵數道並進戮力獲雋底決
篤可[illegible]敵與自退如欲透篤結好安知虛實實未可
書虛並窠防勿謂寇不足憂勿謂和議可信苟偷安
於一時必貽禍於他日竊見王振濁亂天下震驚神
器江[illegible]寇發皆以誅振為名夫事歸朝廷則治歸宦
官則亂昌安表位失罰多由於此昔高皇帝與群臣
議事必屏去左右[illegible][illegible]節機之念祖宗開創之勞舉
任日委寄遂共開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凡軍國重
事屬任大臣必當有齊尚祈倚中官俾竊國柄外寇

不至內釁必生欲以雪恥復仇未見其可帝嘉納之
時寇日竊塞下人心震驚鑑築城浚隍練兵市馬為
守禦計景泰元年寇以萬騎攻雁門都指揮李端擊
卻之寇復從關南新力振寇不得逞尋以數十騎犯
河曲殺掠人畜殆盡又犯義井堡盡殺守卒及指揮
六人其攻圍忻代諸州者眾至五六萬武清侯石亨
等不能禦遂長驅南掠直抵太原山西大震於是命
鑑移鎮雁門而副遣署都督僉事王良鎮太原既而
援兵漸集寇亦飽掠既厭乃引去三年詔遣大臣行
天下巡撫有司侍郎鄒幹逕山西多州

勅鑑審州

縣民多積逋課有司不免鞭朴旬幹奏　民害受罰
者日事拜浙政長吏喪氣不敢催課請召幹還幹固
極論鹽鈔獲帝是幹言召鑑佐院事未幾致仕歸景
帝易儲鑑貽大學士陳循書言其不可且曰陛下於
上皇當避狄燃登火義奈何反為幽閉循省覽驚駭
英宗復位鑑詣闕上表賀覲復用帝曰鑑既老疾致
仕何乃亦來其速令還家居二十餘年卒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
工科給事中巡視浙江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三
縣秋糧五十餘萬石進吏科右給事中坐累謫交阯

務吏居九年仁宗嗣位用洗馬張瑛薦召為御史裁
通州倉儲粟穀數內清軍山西皆有聲有薦其才堪
方面者命食按察司僉事俸待遷英宗立超擢右僉
都御史練兵平涼西寧諸處時武將私遣人販乘驛
或貿遷擾起牽牛致驛遞煩費舊制以官茶易西番
馬私鬻者有禁後許商運茶甘州西寧償以淮浙鹽
由是私茶盛行官課大虧邊衛軍餘所墾田舊不賦
納至是俱計畝而輸邊軍咸怨寄信以為害帝悉嘉
納正統六年阿台朵兒只伯擾邊命備都督蔣貴等
率師往討貴等至捕魚海逗留不進京 信議之當公

等受國厚恩敢臨敵退縮耶且公等皆畏死耶死法
孰與死敵責等色變竟以糧餉不繼為辭引還寄信
以閫藩治其罪帝以章示尚書王驥并下責等責感
愧明年進兵遂大破之寄信以參贊功進秩一等先
是遭父喪奪情視事至是始令歸葬葬畢還朝改命
巡撫宣府大同奉詔汰諸衛冗官老弱罷退者四百
八十餘參軍衛以清參將石亨請簡大同四州七縣
民丁三之一為軍寄信奏止之進右副都御史巡撫
如故時達寇屢至鎮軍困一軍八十畝之外悉徵稅
集斗糧寄信上言先皇帝時詔邊軍盡力墾田毋徵稅

陛下嗣位後申命之令。余銜忽爲此舉叅北諸軍防邊勞苦其餘亍無他生業惟事田作每歲自冬徂春迎送凡剌使臣三ㄕ始得就田七月又復刈草八月以後修治關梁計一歲中曾無休暇況邊地磽瘠霜早收薄若一徵稅則人不復耕必致窮逸軍心攜二誰與共守帝納其言及土木興作人情恂懼有議棄宣府城者官吏軍民紛然就道亨信仗劍坐城下令曰敢出城者斬又進諸將誓之曰朝廷付亨信此城亨信以死守之願諸君無懷他志由是人心始定頭之也先奉皇駕城南傳命啓門亨信登城語曰奉命

寄獄不舊穫潞附也先乃去賊之南牝也赤城鵰鶚
懷來永寧保安諸守將咸棄城遁亨信並按舉其罪
當是時泱手擁北將寇自齊城下關門左右皆戰場
積骸徧山谷將士多愕眙咸蹈亨信與總兵楊洪以
孤城當其衝沫飲入衛又與朱謙共守外禦強寇內
屏京師卒能全城報天子時人莫不多其功朝議亦
以亨信守邊勞進左副都御史景泰元年年逾七十
乞致仕不許是秋入京陛見辭並力免冠叩首帝見
其耆耄耋鬢顛髮皆盡乃許爲歸八年卒亨信明敏
有才識勇敢任歷鎮南北二邊所措置咸得宜而持

守須不慎或不能無議云

張悳字廸吉德州人永樂中舉於鄉授都察院司務有清操歷事監生八十餘人當考試貽悳銀幣悳不納委之而去悳因奏聞諸生悉謫邊吏宣德初擢陝西道御史出按雲南大理土官楊琳王貴跋扈爲民害悳行部至紿發送之安寧飲之酒而縛之遂正其罪所部黑白五鹽井奸弊積叢爲更立法禁人大稱便改按浙江悉以農民爲胥隸察吏斷獄公明不私竟直路遷進南京光祿少卿寺丞董正等久爲奸利悳舉奏黜鄒都御史吳訥按閱成證等四十四人先

祿為循母憂去職官屬暨縣夫數百以乞留詔起復
視事用薦擢四川左布政使正統十三人重慶大平
慮憂之詢父軍民有未葬者八百柩不能嫁娶者百、
祿人立解佩帶易資以給貧者由是士民爭出錢救
收助不敷自醵聚粟舉火逾兩歲以有秋患無事好
司奉惟簏萊嘗作墨萊園寄南都故人魏驥陳敬宗
兩公皆作詩美之景泰三年以江淵薦召拜南京禮
部尚書英宗復位南京大臣悉罷惠亦罷歸踰年卒
惠有行誼與祖墓書遠兵燹屍柩暴露家人惑術士
[illegible]求修葬惠既預鄉薦不擇期日身親為鋪盡揜

墓旁苫披髮徒跣如初及後宦遊過里不歸家寢食悉於墓廬覩致欲見者就之且席地而食曰吾祖父皆在地下吾安忍高業自恣哉其制行如此

馮瑩字守禮新樂人性至孝宣德二年舉進士遭父母憂居喪毁瘠覩負土以葬服闋授御史正統中按浙江貧猾所聚紹興寧波台州金華諸府饑請發朝賑之時吏部驗封郎中缺且數年御史以爲言帝令推擇會議九載滿都臣爲其廉直適用之居數年以爲擢湖廣右布政使正統末湖廣群苗叛掠靖州命瑩同御史張壽往撫諭參將張善豐與總之謀等至

招納數千衣服棄其械檄諸出掠者皆軍擊殺之尋
與善破與溪諸寨凡斬首三百級景泰元年復與善
火發腦婁諸洞獲首功四百已會參將李震擊斬龍
渡楊山諸賊大敗之追奔至鷄心嶺先後斬首千四
百有奇師還靖州賊復出掠乘師搗其巢斬獲如前
明年春武岡城溪諸賊結廣西蠻據青肺山為患復
偕震攻破之擒賊魁楊光奉等五百六十人斬首倍之
扶城諸砦開鑿[illegible][illegible]出入行間三載衝冒鋒鏑與
諸將同功運籌轉餉程功尤多三年轉左布政使錄
[illegible][illegible]獲六等六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奉命考

參為吏去留悉當撫安流民三萬一千餘戶天順初
發巡撫官謹亦罷歸久之卒謹素廉介楊士奇嘗曰
馬御史如冰霜鐵石其為老成推許如此成化初都
御史葉盛請錄先朝大臣子孫詔許其家自陳命吏
部疏擇行尤異者乃列顧佐軒輗耿九疇王士嘉沈
翼王竑王宇及謹凡八人以上詔去竑宇不錄謹及
翼等俱予孫一人入國學翼山陽人仕至南京戶部
尚書居官無過之者以其子瑤方為都給事中特
與謹等並列云

李儀涿人永樂間以薦舉授吏部主事宣宗既平漢

王高煦儀上奏曰趙王高燧素有異志今雖赫於高
煦之禽亦適增其怨耳我務姑息彼蓄危疑其爲變
也不難矣莫若去其護衛抑其威權則恩義兼盡骨
月保全否則終爲後患明日帝以語侍臣張本本曰
往孟賢謀逆趙王未必不知即高煦亦謂與趙合謀
儀言良是望聖斷勿疑夏原吉等亦曰陛下欲保全
趙王甚善儀言亦保全之道也帝頷之遣使諭王如
儀指王即獻護衛王卒無事儀尋出九江府有惠政
英宗即位之歲議設諸邊巡撫擢儀右僉都御史巡
[illegible]同宣府儀至盛有所建置號令一新時遣北諸

鄙意願向朝議欲遣方政楊洪等出塞追襲儀上言
四裔為中國患自古有之將在備禦有方昔漢文
帝時匈奴入寇警起出塞即止後命三將軍屯灞上
棘門細柳止防其來非專進擊也今和寧殘部窮無
所歸乍臣乍叛小為邊寇此情之常為邊將者謹斥
堠練士馬待賊將自遁何必窮兵遠涉幸一勝哉萬
一賊偵知無備乘虛襲我少有失傷適足為外夷笑
也勅政等持重無窮追不納督餉參政劉璉不聽為
儀所劾璉固拒儀濫亂事適參將石亨欲奏鎮守中
官郭敬罪先告儀儀誤緘咨牒參核餉主事叅奏中

户部以聞敦宰敦相繼許帝怒命儀建白陳而劾貴
敦等建還斬諫不實令御史責取死罪狀停俸二歲
儀雖引罪而負其直糾頗激遂被劾下吏瘐死儀居
廉謹遠人素德之聞儀死皆泣為建昭德祠祀之
張固字公正新昌人宣德八年進士正統初授刑科
給事中改吏科吏部侍郎趙新挾私與郎中張琛怨
讞失理卿俞士悅擅擬奸事馬璩為寺副浙江按察
使柯暹既告老[illegible]薦起官都御史陳鎰侍郎丁鉉
通政使李錫各舉屬官為知府而出身皆掾吏固恐
[illegible][illegible]帝為切責新等自是掾吏不得皆知府著為例

帝將北征同僚同官疏諫不從遂有土木之禍尋進
吏科都給事中斥江伯陳豫擅起復訓導陳冕從軍
同劾其徇私廢法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賊無
功同僚同官極論其罪俄奉命撫河南裕州流民且
召募民壯措置有方民安事集景泰改元遷大理右
少卿鎮守四川建昌有政績三年還理寺事尋以山
東歲饑盜起遣同督捕時霖雨為災流徙載道同盡
心賑恤盜賊弭散明年召還久之卒同在諫職觸敢
言又有拔事才所至謹於其職為一時能臣英宗稔
辟進命同嘗隸亂征遣使諭祭賚其一子予蔭亦登

進士為御史終廣西按察使同時有唐縣馬恭為御舉入國學除杭州府推官徵授御史正統八年巡視陝西邊防尋陞贊延綏軍務公廉不撓將吏畏服以窮邊無醫藥人多病死請於邊城十五所各設醫一人官給藥餌軍民賴之居數年部卒三千人狀其治行請加秩久任帝初不許鎮守都御史王文等為言乃擢右僉都御史協贊如故都指揮陳聚等侵奪民地奏還之民寔賴[illegible]誌景泰初擊賊打浪山有功進右副都御史憂歸乞休朝議以恭習邊務不聽其請[illegible]為所卒於家

彭奎字廷暉弋陽人永樂中登鄉薦授教諭歷南京國子監掌録正統三年以薦擢授御史出視浙江海防倭犯桃渚爲遊擊將軍鄧文瑜所劾奎亦奏瑜擅調盤石衛粮擕其孫越行郡縣失大臣體詔俱令自陳奎引罪瑜不卽輸服乃罷瑜遊擊停奎俸半年改按蘇松諸府政嚴[illegible]剔去[illegible]吏甚衆九年蘇松常鎮太水壞廬舍渰禾民溺死者千數奎奏乞蠲貸瀕海衛所將校多侵漁軍餉疏請嚴禁又言外府諸王家例免二人雜役而兩京太學獨否士多艱困宜如例優免帝皆報可以楊士奇薦移督京畿學政奎有學行

淇五徽務叢寶縣浮蕃萬米生胡栽等五十餘米分
經撥業出風為振催大理寺左丞十四年巡撫河南
及京西酒衛賽宫頭巡歷廣平順德見居民十九逃
竄由避冦奔亂宜敵騎未退驚疑若此亦有官軍降
又偽作賊裝[illegible]邸冦之勑隣境巡撫官撫恤難民
續歸逋還嚴補劫盜以安未竄之民帝悉從之已請
竊發內軍需三總于兌大名順德廣平戶口鹽鈔而
發臨清倉以廩饑民甚德馬南陽流民至數十萬
發生變奎善經畧以錯安堵以獲妖賊史書明進右
[illegible]撫如故景泰元年命壽撫畿輔諸府遣疾致

使韓奕順初帝奎好學工屬文居官廉勤多所建白子玘登進士亦為御史終陝西按察副使

羅綺磁州人宣德五年進士授御史有能名正統中參贊寧夏軍務踰年當代還從軍民請命復任尋擢大理右寺丞參贊如故指揮任信先以軍千人役於總兵官黃真家構怨之信遂訐綺不法事詔召綺還下按臣勘驗無實而中官王振勢方熾真乃復訐綺且言綺嘗詈宦官為老奴以激怒振振果大怒言官承風交劾法司論贖徒還職振不從再下錦衣衛獄指揮馬順鍛鍊成獄遂謫戍遼東景帝立綺訴冤求聽

尋用金濂薦召復故職未幾進右少卿副李實使瓦
剌上皇偕還以勞擢刑部左侍郎已代寇深撫督松
潘賊首韋勞剛洛他容可兒結等頻爲寇綺擒斬之
蕃酋王永與土官高茂林董敏辯殺戕茂林族屬五
百餘人敏子據其寨餘人守將不能制綺進兵擒其
渠遂誅乘父致黑虎三姐諸番斬馘三百五十在鎮
七年威名甚震天順初召爲左副都御史御史張鵬
楊瑄之劾石亨也亨誣綺與右都御史耿九疇實使
之并下獄降廣西參政綺恃其才頗鞅鞅留家未赴
時[illegible]潮閣知龍約泊京還與綺言天子仍寵信宦官

劉■沐滿丞振鄉保舉錦衛起徵笑用因翻義衆疏
致吾輩降黜怨家乘傾錦衛番之帝大怒立捕下吏
籍其家隸所籍謝賴榮華朋以宗衢宮遂坐待罷家
爲戍邊婦女發入浣衣局憲宗立赦爲民還其資產
矣宋寧仲宏祥符人童丱時自能篤志巡撫侍郎于
謙奇之補邑諸生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士除南京戶部主
事落羨糴頻康祭孫允義獄濟當時郎中吏部擬宋
才特用為撫州知府處士吳與弼隱跡不至城府寧
潮請與鄉飲守賢先達謁拔撓日出回集[illegible][illegible]
寺為改簡靜而勤銳經始課業不稽於術米稅寬貴

山中多虎為民害禱於神虎一夕盡去登谿民聚衆剽掠富曰此邊儆寒耳開倉賑之皆感泣復為良民天順元年所關濼真治行超賜誥命獎異頃之大臣會薦超擢山東右布政使富初赴官所攜止律令數卷朝衣服一篋及去一物無增者既至山東會歲大祲民多流移議委監司一人賑恤衆推富特降璽書命之富盡心撫輯全活數十萬人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中官嚴順都督張林等令家人承納芻粮富条即劾奏都御史寇深為解帝顧責深尋命兼撫[illegible][illegible]落尋及從子彪恃勢驕恣而大同其舊鎮地懺

素驕橫宇抗疏論其奸乞寘之法以銷患未形孤雖不行聞者莫不敬憚督餉郎中楊益不能備芻藁為宇所劾戶部庇之宇并劾尚書沈固等皆論罪遣戍歸起復為大理卿因辭不許宇剛介所至有威名及居大理精研庶獄平反為多七年卒貧不能歛帝聞為慨息久之云

論曰朱鑑羅亨信李儀張固李奎侃侃建白俱關大計抑諒矣哉殷謙馮謹兼古道可將不僅居官廉幹而已羅綺王宇秉剛大之氣視貴幸如小兒非巋然一時之望與當國是紛紜之際而清議卒以不振者

其亦諸人之力也夫。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　　　　　列傳七十四

陳汝言（孫弘 璵謨）　盧彬　王越

陳鉞　戴縉（張順 王億）　胡睿

陳汝言字詢之潼關衛軍家子也為人強悍有口習險鄙之行既而折節讀書舉正統七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郎中奉出勘災傷覈鹽課所至凌轢官吏巧獵財賄發事者爲所訴責不覺也然汝言負氣敢任雖尚書于謙亦才之景泰五年有邊警謙請遣汝言與刑部郎中陳金往守倒馬關御史李琮等劾二人挾詐緣專閫并劾謙壽權家蔽引用親故吳寧項文曜

郭幹王偉蔣琳殷謙布列要職請按治帝宥謙因諭
戒之而汝言全上章辨力詆御史御史俊疏許並下
所司覈無驗乃已英宗復辟深結曹吉祥石亨冒迎
駕功超擢本部右侍郎蔭錦衣世襲副千戶未幾又
以吉祥等言調兵部汝言既得志意氣奮厲凌尚書
逞驥出其上驥畏避焉蕭維禎同列輒承吉謂驥私戮
驥不自安奏調承吉南京無何驥謝政即代為尚書
汝言雖部署僅半歲驟掌中樞自此益恣肆遇事輒
攘臂放言有所施設恐衆不從即妄稱詔旨文武大
臣惴惴趨承惟謹屢於帝前歷詆公卿朝士附己者

引之忤者必斥逐乃已朝野為之側目而汝言揚揚自謂得意納賄市權一時債帥輻輳門下有吏為盜言所杖死於獄吏妻伺汝言出朝欲訴冤誤舉尚書王翺輿翺詢知狀送之汝言所汝言因奏臣為國竭忠不恤怨害恐不能潛行刺探乃命京營軍一隊護其出入嘗以輕直抑買駙馬都尉井源宅說奏石亨張軏見臣居獄隘為臣市井氏廢宅俱欺詐如此始善徐有貞後與曹石輩共構之復相與逐岳正既又慮力能害己者惟曹石乃密陳兩人過惡兩人聞而決懼內對協攻帝亦漸覺其奸命言官彈劾於是六

科十三道奏其受賕結黨事下廷鞫初汝言用事嘗於帝前詆尚書趙榮不學無術及是榮詰之曰汝有學術乃如是耶汝言不能應遂諭斬詔籍其家先是于謙被籍上賜外無他物至是籍汝言家金帛充牣帝命陳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曰景泰時任于謙久家無贏蓄汝言未期年何得賂之多也帝怒甚色變石亨等俯首無以對後曹石相繼敗汝言猶望帝赦己已而竟死於獄天下快之同時附石亨進用者有渭南孫弘咸寧盧彬皆亨同鄉也弘由鄉舉歷洛陽知縣景泰初秩滿亨為營於吏部得太僕丞冒迎駕

功擢工部右侍郎志復夤緣改吏部帝知其奸佞會遭喪恐其謀奪情即詔令守制未終喪而亨敗與決理通判彬由進士累官貴州參議坐貶下吏斥為民諂事亨奏言亨憐臣被誣得罪館臣於家數與臣密謀遂薦乞錄用帝以問亨亨為賓之遂命還故官彬不欲赴貴州朝夕營顧擢亨亦屢薦彬入閣輔政亂後求為兵部侍郎谷不許汝言素兄事彬而畏其強鷙陰佞恐佐兵部不利己請俾出之乃以為山西左參議亨敗復斥為民又有武進王謙者以善書積官太常少卿供事文淵閣為人輕狡嘗潛洩機密市權

周利大學士王文等惡之奏調南京考滿入都因諂事亨遂薦入內閣典制誥帝不從亨固請之命留於太常寺已而惡其奔競復調南京及亨敗貶知夔州

王越字世昌濬人長身多力善射頗涉書史登景泰二年進士授御史出按陝西聞父訃不俟代輒歸為都御史所劾景帝特原之天順初起掌諸道奏章超拜山東按察司七年大同巡撫韓雍召還帝難其代喟然曰安得如雍者而任之李賢因薦越召入見帝喜其岸異即擢右副都御史以行甫至遭母憂奪情視事越乃繕器甲簡卒伍修堡砦為經久計成化元

年賊入塞督將士禦却之其秋兼巡撫宣府五年冬賊入河套延綏巡撫王銳請濟師詔越率師赴之河套者周之朔方秦河南地土沃豐水草東距山西偏頭關西距寧夏可二千里三面阻河北拊榆林之背唐三受降城在河外故內地明阻河為守延綏亦無事自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為門庭寇鈔時出沒不敢出駐至是始恣牧其中時內侵為患越至榆林遣游擊將軍許寧出西路范(瑾)出東路而自與中官秦剛按中路為犄援寧戰祭家澗瑾戰崖窰川皆捷參將神英又破賊於鎮羌賊乃退明年正月越亦

還甫半道延綏警報復至兵部劾越擅還詔弗罪令仍赴援賊萬餘騎五路入掠越令寧等擊退之進左副都御史朝廷以寇擾不止[illegible]撫寧侯朱永為將軍與越共圖賊遂破賊于開荒川諸將追奔不舍至牛家寨阿羅出中流矢走論功進右都御史又明年越以方事西征辭大同巡撫詔聽之加總督軍務專辦西賊然是時賊數萬在邊而官軍堪戰者僅萬人又分散防守勢不敵永越乃條上戰守二策尚書白圭亦難之請勅諸將且守其年賊復逮入懷遠諸堡永越與却之圭復請大舉搜套明年遣侍郎葉盛至軍

議時永已召還越以士卒衣裝盡壞馬死過半請盡
休兵赴京師議事於是與盛偕還而廷議以套賊不
滅三邊無寧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八萬而將權不一
迄無成功宜專遣大將調度諸軍乃拜武靖伯趙輔
為平虜將軍敕陝西寧夏延綏三鎮兵皆受節制仍
命越總督軍務比至賊方深入環慶固原飽掠軍竟
無功越輔以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方強盛勢未
可破乃奏言欲窮搜河套非精兵十五萬不可但
今饋餉煩勞公私困竭重加科歛內釁可虞苟念粮
難姑事退守宜即散遣士馬量留精銳就粮鄜延沿

邊軍民悉令內徙其寇所出沒之所多置烽燧墾塹築堵以為保障賊自不敢懸軍深入奏上廷議亦不敢堅決越等又奏賊知我軍集移營近河潛謀北渡殆不戰自屈但今荒旱易粮缺供邊地旱寒凍餒相繼以時度之攻取實難請從防守之策臣等亦將還朝於是部科諸臣劾越輔欺謾會輔有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輔為平鹵將軍越與聚敗賊漫天嶺進左都御史是時三邊大將皆以越總督軍務竟不能破賊賊每入小擊輒去軍罷即從來率一歲數入諸將士益玩寇而賊轉熾其年九月滿都魯及孛羅

忽癿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擣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賊盡銳西行不備東偏乃命延綏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為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鹹灘兩晝夜行八百里將至暴風起塵翳目衆亂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賊不覺歸而遇賊還處我下風擊之蔑不勝矣越遂下馬拜之擢為千戶乃分兵千人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薄其壘大破之擒斬三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三酋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敢

復居河套邊陲息肩者數年十年春廷議設總制府於固原控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即以越任之三邊之總制自此始已而論功加太子少保增俸一級越自以功大賞薄而紀功郎中張謹兵科給事中郭鏜等論劉聚等濫殺冒功并劾越妄奏越怏怏不悅稱疾還朝明年與李賓仝掌院事兼督十二團營越素以才自喜不修士行既為朝議所薄益破名檢有奸人韋瑛者以宦官家奴從征延綏冒功得百戶越素識之及汪直掌西廠用事任瑛為爪牙越遂因瑛自結於直他日內閣論罷

西廠越還大學士劉吉劉珝於朝頭謂之曰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黃賜尋權納賂非直不能斥去且商萬在事久是非多故有怨悍二公入閣幾日何亦為此珝曰吾輩所言非為身謀使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何為越不能對既而兵部尚書項忠罷越自謂當還而朝命予陝西巡撫余子俊越彌不平請辭營務優詔不許因自陳搗巢功為故尚書王所抑從征將士多未錄乞移所加官廕之兵部亦言越貫不酬功乃進兵部尚書仍掌院事尋加太子太保越急功名汪直初建征越意望督師而為陳鉞所沮不采

得及見鉞隆重寵心益艷之十六年春鎮守延綏太監張選奏賊衆潛渡河巡按御史徐舟亦言賊入靖虜越乃說直出師請拜保國公朱永為平虜將軍汪直監督軍務越提督軍務越說直令永率大軍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聞賊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自孤店潛行至貓兒庄分數道值大風雨晦冥進至威寧賊猶不覺縱兵掩擊大破之斬首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所出道迂不見敵無功由是封越威寧伯世襲歲祿千二百石

越既受封不當復領都察院而越意不欲就西班御史許進等頌其功引王驥楊善例請仍領院事提督團營從之明年復與直永帥師出大同適寇入境剽掠追擊至黑石崖擒斬百二十餘人獲馬七百匹進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至是復覬望侯爵遂從數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總五軍營兵督團營如故越自是真為武人矣其年五月宣府告警命越佩平胡將軍印充總兵官復以直監督軍務率京軍萬人赴之比至寇已去因留屯其地至冬而直與其儕所間寵已衰越等再請班師不

許陳鉞時[illegible]掌部亦代直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有懼色已而大同總兵官孫鉞卒即命越代之而以直總鎮大同宣府共京營將士悉召還明年冠犯延綏越等調兵援之頗有斬獲益祿五十石帝是時益知兩人交結狀兩人憂莫知所出大學士萬安等以越有智計恐誘直復圖進用乃請調越延綏以離之兩人勢益衰明年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詔奪爵除名謫居安陸三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且使使賚敕諭之越聞使至欲自裁既見敕有從輕語乃稍自安越既破名檢為權法士所疾頗自負豪桀驁然自如歡食

供奉擬王者財職恭樂自恣雖坐謫徙不少衰故與得罪時議頗謂太過而竟無白之者孝宗立赦還弘治七年越屢疏訟冤下廷議議者不能執乃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七十老矣闕中官李廣最用事復深結之謀起故官果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給事中李源御史王一言等交章極論乃寢十年冬寇犯甘肅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滽以越名上乃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詔巡撫事從之

明年越以賊巢賀蘭山後數擾邊乃發兵三路進剿皆破走之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而李廣得罪死言官遂章劾廣黨併及越越聞憂恨而卒贈太傅諡襄敏越姿表奇偉議論飈舉久歷邊陲周知敵情偽及將士勇怯出奇制勝動有成算獎拔士類驅使材勇財帛如流水以故人樂為用嘗西行謁秦王王開宴奏伎越語王下官為王吹火久矣寧無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以歸一夕大雪方圍爐豪飲諸伎擁琵琶侍嘗以校銅鐵器默歎惜甚忽越太妻曰寒矣紫翻金卮飲之命彈琵琶

備酒以金巵賜之既醉畢萬喜指使中洗滌者自歎向若得此何如校皇恐謝越大笑立予之自是校撕矣為盡死力然越在時人多訾其貪功及死而將餒卒惰其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人亦更思之

陳鉞字廷威獻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成化時累遷本科左給事中光祿卿[illegible]市物鉞偕同官擿發其欺且言宮掖宣索過多宜崇儉約紓民力尋擢光祿少卿七年彗星見應詔言事請放鷹犬罷齋醮帝頗深[illegible]以同官不署名奉旨詰責未幾鉞候

有疏奏卿劉大夏雅武儀周勑鉞遣諸鉞亦討奏讓
等俱下吏調外鉞得吉安同知歷夫秦留吏部尚書
姚變為之請得還徑已超拜山東左布政使鉞譽徹
有心計第柔敏為外示强直而中實部按始猶欲桃
取名譽既以害棄左官舊求復入遂不復有檢飭存
山東貪殘險詐為巡撫年餘所抑不得肆居常鞅鞅
十二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將校為其下所訟
擲罰馬馬價賄責而下倉既餓顧益矜夸自喜持賄
勑如彭韜得親洛都指揮以下官為兵部所取帶[illegible]
詣責之會速衆部及際合清河鉞陽半怪獻恐得罪

乃建議請討帝許之適近塞土酋也儒格等十八鎮皆遣使入貢聞將興師恐誤罹兵禍乃走撫順自劉鋮方圖掩罪與副將韓斌謀盡殺之獄而夜襲屠其家始盡以搗巢大捷聞於是諸部並憤大掠不可禦當是時中官汪直弄權屢興大獄結暱朝士思立邊功自固有通事王英者揣知直意說直曰遼東世修職貢烏有背叛祇以禁彼市易故懷怨今鋮不務招輯尚欲進討非計也公宜自領行邊察鋮功罪直喜請於帝命中官懷恩至閣議之皆言宜別遣大臣乃擬命侍郎馬文升往升未至鋮兵已失利賴頻奏捷

廷擬御史王清之驗其狀兵部尚書余子俊因劾鉞欺罔請事寘罪之詔可時文升招撫安定鉞心忌之欲阻壞其事文升屢請命於朝詔鉞與協議鉞終齟齬疾文升彌甚而王英見文升撫且鉞復既直自行據其功鉞聞直將至自知居職無狀懼獲譴急遣人賄朝臣與直厚者靳為之解又令叅自廣寧抵山海關諸居民候直過夾道頌鉞復賄直左右共加稱羨直信之比至廣寧鉞戎服迎拜道左除館盛供帳芾逮儀僕皆饗大喜過望鉞入謁復長跪叩首已便陬趨承朝暮惟謹令其子父事直直大喜鉞因排陷數

升倖崇之皆得罪又揣知直好兵為直言遼東可襲敉暨直還朝鉞即上言敵復犯境請擣其巢以部議不可而止十五年直偕尚書林聰等出勘遼東決事狀總兵官歐信等俱下獄被斥而直庇鉞居職如故其年冬鉞復希直意言遼東伏加當將入犯詔撫寧侯朱永為總兵官直監督軍務討之而不及鉞鉞失望亟自請於朝乃命鉞參贊軍務發精騎掩擊俘斬千餘人而還進右都御史居數日召為戶部尚書自是直益好兵諂附者爭言邊事以邀爵賞而王越為狂也師繼出矣嘗鉞師甫還敵復入掠清河靉陽

以傒釁為名鉞恨慝不以聞為巡按御史强珍所發但停俸一歲言官論不已南京御史徐完給事中章玄應等數鉞斬罪三帝怒切責俱奪俸而珍反為鉞所陷朝論益不平十七年代余子俊為兵部尚書明年直寵衰都督馬儀奏鉞撫遼時奸貪欺罔尅軍資數十萬又詐殺藩使奪其貢物隱沒俘獲子女予謝冒功官錦衣千戶恃勢作奸乃勒鉞致仕儀亦罷職及直敗言官劾鉞以既斥歸不問鉞家居橫行鄉里持官吏短長又虐其寡嫂奪兄子財產嫂潛赴京發其撫遼不法事東廠以聞逮鉞及其子下詔獄予兵

服罪鉞揚揚無懼色大言曰諸倭盜財物子女誠有之但瀕時已分遺要人舊籍故在也諸要人聞之相與力解其事削籍歸卒

戴縉字子容南海人成化二年進士授御史性機警還事奮前不避出按浙江以摯豪强扶善類為名再按蘇松奏徙常熟草職叅議章表於邊表素恣横民快之然縉為人强而多詐素無行以是滿九歲不得遷久之益無聊會西廠罷汪直寵不衰帝猶寄腹心綱外事縉探知之與錦衣千戶吳綬謀復西廠先以疏草示直乃林疏言比以灾異諭大臣共修省曾不

聞進一讜言識一筴致惟太監汪直摘發奸貪疏釋冤害深協公論乞令兩京大臣自陳而推誠任直使及時修政則宿弊可革天意可回因條上四事帝善優旨答之先是楊華之獄直諧大學士商輅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受賄帝銜之而未發至是緝欲令大臣自陳深合帝意由是輅等先後去位而西廠復立直偵事益苛動毀人家族勢焰熏天下其禍實緝成之也直既深德緝諷吏部超擢緝亦自意可得都御史會按獄湖廣還遷尚寶司少卿緝意不滿益與王越吳綏比而諂事直明年遂超遷右僉都御史

又明年遷右副都御史十七年擢右都御史代王越
掌院事皆出中旨不由廷推臺中紀綱掃地越二年
直寵既衰調南京工部尚書亡何直敗言官交劾斥
為民同時附直驟顯者有太原張順長垣胡廓順天
順中進士為庶吉士授檢討成化四年以彗星見條
上八事語皆切直秩滿進修撰順有才氣而急功名
夤緣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直行邊經其地順曲
意承媚傾府藏餽之直悅還即用為工部右侍郎直
敗劾罷廓由進士歷平陽知府以善政聞賜誥旌異
遷江西右參政入為順天府尹民饑負所貸官廪廓

奏黜之又以水災請發帑賑贍民甚德焉然素無特

操見直勢盛與相結且令其子父事之由是得為工

部右侍郎未幾中旨改左先是直未敗時又有王億

者銅梁人舉進士與繒同為御史見繒通顯亦上言

直所建白不但一時可行足垂後世直大喜吏部承

指擢湖廣副使

論曰名爵之於人也不綦重與汝言傾險邪佞殊無

足道以王越之才不惜皈命刑餘以干進取營營銳

遇乃至垂老而不悔又奚怪鉞繒之畀畀者乎夫士

苟仕宦熱衷使可無所不至脫有一朝之獲亦大難

以行檢論矣嗚乎可勿慎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四　　列傳第十五

李賢　薛瑄　岳正

彭時　呂原子常　商輅

劉定之

李賢字原德鄧人舉鄉試第一宣德八年成進士奉命察河津蝗災還授驗封主事時賢有盛名少師楊士奇欲邀一見賢曰無故造門是干謁也竟不往正統初言自遷北京以來太學日廢寺觀日新舉措如此可謂大料請核其資修舉太學又言塞外降人居京師者不下萬人今指揮使月俸三十五石實支

僅六石降人所費米十七石五斗是一降人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俸食者衆後將難繼况千將怙恩驕縱萬一邊陲有警勢必乘釁而動不如漸出之於外既省虛費且可消患未萌帝皆不能用時詔文武臣誥勅非九年不給賢言限以九年或官不能秩滿或親老不待不得者十常八九無以勸臣下請仍三年便從之十年遷考功郎中改文選扈從北征師覆脫還景泰二年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篤箴警戒嗜慾絶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納付所司給事中李侃等稱賢疏忠懇多中時弊乃

命翰林寫置左右備有覽賢薦千戶王罡有將才大
婁陳車戰火器之利帝頗採納超擢兵部右侍郎熙
年考察四川官吏還將戶部時也先數貢馬賢謂賜
民膏血筆送金帛投寇日強中國日敝持此懲懲貴
非長策因疏邊備廢弛狀尚書于謙壯之請下其章
編屬諸將四年轉吏部採古二十二君行事可法者
為鑑古錄上之英宗復位命兼翰林學士入直文淵
閣未幾進尚書賢氣度端凝善奏對帝深眷之景帝
崩將以汪后殉葬用賢言而止山東饑發帑銀三萬
賑之不足帝復召徐有貞與賢議有貞謂發銀徒中

鮑賢曰天下事何十無與顧奉行何如耳盧中鮑而不貸是因噎廢食坐視民死也帝遂命增銀四萬兩景泰中三歲一度僧以萬計賢言此皆游手之民妄國損食請改十年一度著為例時石亨曹吉祥與有貞爭權不協并忌賢已諸御史交章論亨等亨等疑出有貞賢意譖之帝帝為喻意言官劾二人謀擅權排斥勲舊下之獄會有風雷之變得釋謫賢為福建參政未行吏部尚書王翱言賢淳謹可大用宜整改南京帝遂留為吏部左侍郎踰月復尚書直內閣如故亨知帝之嚮賢也則怨然無可奈何乃陽與賢交驩

贊亦深自韜晦非宣召不入而帝顧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建文帝少子幽居大內六十年矣帝憐欲釋之以問賢賢頓首曰陛下此舉堯舜之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先是于謙分遣降人南征至是兵部尚書陳汝言希宦官指盡召之還賢力言不可帝曰吾亦悔之然今皆就道後當聽其願去者復言大同宣府秋熟宜預儲芻糧備警左通政劉文嫻習邊事宜令整飭沿邊墩堡皆從之孛來嘗近塞獵言傳國璽在彼可命將掩而取也帝色動賢言璽不可驗璽不足寶事遂寢吉祥亨恃功驕橫帝厭

之所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凡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幸甚當吉祥亨等用事時賢雖顧忌不敢盡言而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及亨得罪帝從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爾時亦幸而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乃知此輩非為社稷計直自圖富貴而已賢曰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若郕王果不起群臣自表請陛下復位安用擾攘乃爾陛下正位之後此輩雖欲邀陞賞以何

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致有殺戮降黜之事歟
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令天下太平氣象為之
革削損過半矣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正謂此也
帝曰然詔自令章奏勿用奪門字併議革冒功者四
千餘人帝初慮搖衆心賢言宜令自首改正不坐罪
及廷議追奪其倖賢復持不可人心始安賢嘗燕見
帝謂郕王在位時不與大臣相接賢曰自古明君未
嘗一日不與大臣講論所以天下乂安先儒謂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則君德益就是也帝憂軍官支俸多
歲入不給賢請簡汰老弱出之於外以安靜行之則

責者而人不覺帝深納焉時歲有遣饑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賢外籌邊計内請寛恤百姓罷一切徵求所言皆見聽五年七月曹欽反執擊賢於東朝房傷背又執至東長安門令呼衛士開門不得將殺之賴王翺解護欽復逼賢代草疏釋己罪始得免賢密疏請擒賊黨帝得奏知賢無恙甚喜及賢裹傷入見慰勞之特加太子少保固辭不允賢言賊既誅宜急詔天下停不急務頃奸臣用事排斥諫官言路閉塞事聖上聞非求直言不可帝皆從之七年二月空中有聲帝欲禳之賢曰禳之何如修省乃上疏言君不恤

武宗下懲叛厥有鼓妖宜行寬政以消此異因諫輕
刑逸責錦遺罷礦等九事行之又請罷江南織造漕
錦衣獄止遣使貢獻停內外採買帝難之賢執爭數
四終不從同列皆懼賢退曰大臣當知無不言可拂
安儲位耶嘗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或譖賢有私
史之瑜至人謂且擬侍郎賢不可曰以尚書薦而以
侍郎用之我不自信何由取信人主及瑜為尚書果
稱職他所薦引若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
姚夔崔恭李紹皆名臣初賢以錦衣官校出偵事及
逮捕罪人為患殊劇累為帝言請禁止帝召指揮門

達誡諭之而達方有盛寵每朝帝左顧則問賢右顧則問達達怙勢多撓法賢憂之乘間言今中外無事惟一害未除耳具陳達罪帝召達又以賢意戒之達怨賢次骨欲因家彬獄陷賢賢幾不免語具達傳賢懼上疏力求退不許終天順之世賢為首輔呂原彭時協恭佐之然賢委寄最專初御史劉濬劾安遠侯柳溥敗軍罪觸帝怒賢言御史耳目官不宜見譴石亨邀譖賢曲護文臣帝然之浸疏賢尋悔悟待之如初每獨對良久方出遇事必召問可否方決或遣中官諭問賢亦竭誠奉公務從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

路為急時勸帝延見大臣有所推爲必先與吏兵二部論定及入對帝訪文臣則請問王翺武臣則請問馬昂兩人亦同心左右之故言無不行而人不病其專帝不豫卧文華殿會有間東宮於帝者帝頗惑之密告賢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得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知經筵事三月日黯無光賢偕同官上言曰日為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

明以發微精之不悉則天變自弭和氣自至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太多浣衣局設官婦女愁怨冤甚皆宜簡閱放還其家帝從之中外欣悅又言近傳旨僧有誦經晩出者又有非詔旨傳送寺觀財物者皆非高皇帝制請明祖禁以肅宮庭優詔答之五月大雨雹大風飄瓦拔郊壇樹賢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尊老成共圖國是及秋山西大同旱饑請敕巡撫加意綏輯安邊境詔從之有司奏修南[illegible]賢亟言內庫尚有未經御者今恩詔甫頒方節財用奈何復為

濟帝郡王寢之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illegible]隱而
於憲宗初政申戒尤切門達既竄其黨多揑匿名書
飛擣賢乞罷有詔慰留吳后廢言官請誅牛玉語侵
賢又有造蜚語擣賢者帝命衛士宿賢家護出入
成化元年諸冒奪門功被斥者羣辭請復賢曰自奪
門後貪利之徒惟幸國家有事不早治且為患帝納
其言於是并奪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爵時論大
快二年二月遭父喪詔起復三辭不許遣中官護行
營葬還至京又辭帝遣使至第宣意遂視事條上道
中所懸軍民利病八事皆議行其年冬卒年五十九

帝震悼贈太師謚文達賢自以受知人主所言無不盡英宗嘗祭山川壇以疾未便欲遣官代祀賢引祖訓爭之卒至齋宮成禮而還淨慈仙師胡氏宣宗故后也賢請復位號遂得追謚錦衣衛誣訐臨川武陽二王陰事無左證帝嘆曰觀此枉死者多矣賢曰法司明知其枉畏此輩不敢申理乞明詔諸司平反毋畏勢引嫌又常言内帑餘財不以賑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以故頻請發帑賑貧卹邊前後不可勝計故事方面官三品京官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illegible]舉立

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自三楊以來得君無如賢者然自郎署結知景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譏景帝荒淫多過其實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生時肌如水晶洞見五內其母欲不舉祖聞其啼聲止之曰此兒體清而聲宏必異人也乃舉之性穎敏年十二能為詩賦父貞任玉田教諭瑄侍行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北土貞並禮爲瑄師由是得聞洛閩之學乃盡焚所作詩賦尚意

講求後貢改官鄢陵鄢陵諸生多樸陋國制教官歷九年諸生無登鄉薦者教官謫戍貢大以為憂乃命瑄補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慕瑄欲見之瑄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潔身任事日探玩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吏部尚書郭璡舉為山東提學僉事首布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雖片長不忍棄其黠汰者嘗進其所貪廉由是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illegible]嚴共

不自勵是時王振竊柄語執政曰吾鄉人亦有可為京卿者乎士奇等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先諸之不值私其僕曰而主人之擢王太監力也盍朝當往謝瑄不可三楊遣人語之瑄執不可一日振至閣問胡不見薛少卿士奇等曰聞將來也知李賢與瑄善令賢諭意瑄正色曰李君亦為是言耶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知其為瑄也趨前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為振所銜八年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其夫下都察院訊

已誣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郤之都御史王[illegible]文黨
且承振風旨誣瑄及左少卿賀祖嗣右少卿顧惟敬
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故縱乃並下
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已而廷訊瑄斥文曰若
安得訊我若為御史長自當引避文愬奏因不服獄
問詔繫獄待決瑄讀書自如略無懼色子三人願一
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
下振問故則益泣言與瑄同里聞其當死是以泣爾
儕述瑄賢行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
偉亦申救乃免刑久之釋還景帝嗣位用給[illegible][illegible]

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illegible]陞貴州軍餉事竣邛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擢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明斷之譽溢於民謠四年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因蹈海避罪王文時以閣臣出巡視執為謀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用楊善薦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既下獄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於帝獲減等帝數召見瑄所陳皆關君德已見石

亨曹吉祥亂政徐有貞李賢並得罪嘆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久居此地乎遂疏乞骸骨帝心重瑄而微嫌其老又嘗於帝前誤稱學生乃許之歸瑄所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爲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則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偶賦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未幾得疾衣冠危坐正寢悠然而逝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時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illegible]請頒

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illegible][illegible]學
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宣聖廟庭
岳正字季方漷縣人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一賜進士
及第授編修進左贊善天順初改修撰教小內豎書
閣臣徐有貞李賢下獄帝既用呂原入預政頃之薛
瑄又致仕帝謀代者王翺以正薦遂召見文華殿正
貌長美鬚髯帝還見色喜既登陛連稱善問年幾何
家安在何等進士正具對俄大喜曰爾年正強仕吾
北人又吾所取士今用爾內閣其盡力輔朕許彬老
與衆庭特矣正頓首受命趨出石亨張軏遇之左順

問傍然曰何自至此此入帝曰朕令日自擇一閣臣甚佳兩人問為誰帝曰岳正兩人賀帝曰但官小耳當與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兩人曰陛下既得人保稱職加秩未晚帝默然遂命以原官入閣正素豪邁負氣敢言及為帝所拔擢益感激思自効掌欽天監侍郎湯序者亨黨也嘗奏災異言由奸臣未盡去致然帝以問正正言奸臣無指名即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淺何足信也乃止有僧為妖言錦衣官校邏得之坐以謀反中官牛玉請官邏者正謂事縱得實不過坐妖言律邏者給賞而已不宜與官僧黨[illegible][illegible]令

尚侍兒或為匿名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illegible][illegible]榜購捕帝使正撰榜格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購募者秦始皇數排謗妖言律不聞其過卒以亡國願陛下以為戒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此人情也帝是其言不問亨從子彪鎮大同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置林木間正按地圖指詰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故梟置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橫甚正從容言二人權太甚恐久不可制陳請以計間之使各懷疑去之猶反掌耳帝許之正

出卯往見吉祥句忠國公常令杜清來此何為者吉祥曰辱石公愛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覬公所為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復詣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兩人揣知正意怒吉祥見帝免冠泣請死帝內愧慰諭之召責正漏言會承天門災正極言亨將為不軌且言陳汝言小人今既為尚書可用盧彬為侍郎二人者俱譎悍若同事必相濟亂紊其隙可並去之徐有貞再下獄復云用有貞則天變可弭帝皆不納及勑諭廷臣命正視草正歷數弊政無所隱避天下傳誦之而二人遂搆蜚語指[illegible]執

帝怒命仍按內侍書明日謫欽州同知石都[illegible]章李賢遂奏奪其居第將入閣僅二十八日也道鄰以母老留旬日汝言令廵按言狀且言正嘗奪公主田遂逮繫詔獄杖百戍肅州行至涿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憫之醉卒酒潛脫正梏且厚賂卒乃得至戍所比曹吉祥既誅帝謂李賢曰岳正固寄言之賢對曰正有老母可念乃釋歸為民憲宗立御史呂洪等請復正官詔以原官直經筵纂修英宗實錄勅還正故第正既還朝自謂當大用賢欲出為南京祭酒正家恍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嫌之

及廷推兵部侍郎清軍職貢以正名上招責與私出
正為興化知府至官築堤溉田數千頃節縮浮費經
理預備倉政有條理鄉士大夫不利其所為騰謗言
正亦厭吏職成化五年入覲遂致仕又五年卒年五
十五無子大學士李東陽御史李經其婿也正博學
能文章自號蒙泉學者稱蒙泉先生素高自期許氣
屹屹不能下人既輔政勇事敢言便殿論奏至唾濺
帝衣有規以信而後諫者正慨然曰上顧我厚懼無
以報稱于余何以諫官處我英宗亦悉其志與姪成
所當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遂自[illegible][illegible]

向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illegible]赦
汝再敢不敢任嘗聞古人之言盖將之死而靡憾也
其自信不回如此然竟廣才疏欲以縱橫之術離間
權倖反為所螫以背逆而惜之嘉靖中追贈太常少
卿謚文肅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十三年進士第一授修撰
明年郕王監國令同商輅入閣預機務時聞繼母憂
立辭不允乃拜命釋褐踰年即秉政前此未有也尋
進侍讀景泰元年以兵事稍息得請終制然由此忤
者服除復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遷易備撰左

春坊大學士裒字通志成還太常少卿仍兼侍讀天順元年徐有貞李賢下獄有要人揚言曰彭純道弟見我當薦令入閣或以語時勸之往時不可曰往豬人迎駕有沈司歷省三求邀我郎中蕭聰言從之耶後禍我終不從裒不敢希非分福今藏依人求進耶既而岳正許彬相繼罷帝坐文華殿召見時曰汝非朕所擢狀元乎時頓首曰然帝喜明日命仍入閣預機務兼翰林學士閣臣自三楊後進退禮甚輕爲陳循所擢者惟時與岳正二人而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然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不阿[illegible]

吾室失色賢初或小忤久之心折因彭公真[illegible]與賢欲置座文淵閣南向時曰不可宣宗幸臨跡猶在也賢曰東閣何獨正坐時曰東閣西向非正坐也贊猶不聽曰假使為文淵閣大學士亦旁坐乎時曰偏如公言則為華蓋謹身文華武英殿大學士亦將正坐耶賢語塞乃寢慈壽皇太后上尊號詔告天下將欲推恩賢謂一赦不宜再赦時曰非為赦也謂宜行優老之典朝臣父母年七十與誥勑百姓八十給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賢稱善即奏行之帝雅愛時風度四年選庶吉士命賢盡用北人南人必

若時者方可與選賢出以論時時曰出賢無方衡分
南北俄中官牛玉宣旨如賢所述時謂玉曰南士出
時上者不少何可抑之玉笑而入已而與選者才五
人南人居其六時之力也錦衣門達構賢於帝帝益
之曰去賢行專用時矣中貴以告時懇然曰李公有
經濟才何可去因力直之且曰苟李公去時不得獨
留語頗聞帝帝意遂解及帝大漸口占遺命付閣臣
潤色中書定后妃名分時讀竟衆覺誤下中官從旁
句彰時尤悲愴帝亦頓悟憲宗即位議上兩宮尊號
中官夏時欲獨尊所生母周貴妃諷曰遺詔[illegible]何

弟多言時曰李公書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illegible][illegible]
常若不爾損聖德非小須之中宮傳貴妃旨曰予為
皇帝母當為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自
有故事賢色變目時時曰今日事與宣德間不同胡
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
在安得為比中官曰疏如是何不竟草讓表時曰先
帝存時所未嘗行今日誰敢擅革若人臣阿意順從
是萬世罪人也於是中官厲聲咻以危語時拱手向
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孰敢有二心錢太后無子
何所規利而為之爭所以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

丹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光議定及將上寶冊時又以兩宮同稱則無別言錢太后宜加二字中官曰既並尊何復別爲時曰加之以便稱謂非有低昂也乃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爲皇太后數日中官覃包至閣曰上意亦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立爭幾誤大事時閣臣陳文嘿無語聞包言甚愧禮成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同知經筵成化改元進兵部尚書兼官如故明年秋乞歸省會李賢卒手詔趣還朝英宗實錄成加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四年慈懿太后崩詔議[illegible][illegible]葬

及商輅劉定之言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宮[illegible]尊為太后詔示天下是先帝全夫婦之倫陛下盡母子之愛於義俱得今擇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此不易之禮無可議者比聞欲別卜葬地臣等實懷疑懼竊謂皇上所以避疑者必以今皇太后萬壽後當與先帝同尊自嫌二后並配非祖宗制厭之於古漢文帝尊所生母薄太后而呂后仍祔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稍有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帝復猶豫時俯朝臣伏哭文華門泣請帝與太后皆感動始從時議彗見三台

將等疏乞修省因言外廷大政國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諺云子出多母令嬪嬙衆多惟熊無兆必陛下愛有所專而專寵者已過生育之期故也伏望正名分均恩愛用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黜陟宜斷自宸衷或集群臣僉議不可[illegible]委臣下使大權旁落帝雖不能從而心嘉其忠都御史項忠討滿四兵初不利朝議再發京軍命撫寧侯朱永將以往永故難其行多所邀請將盡其張大且度軍可無行藁令且整軍裝待忠報而是時忠闢朝議亦馳奏已圍石城帝遣中官懷恩貴賜偕兵部尚書白[illegible][illegible]往

等赴閣議信曰事急矣師不可緩蔚曰賊若[illegible][illegible]故制鋒誠不可當令入石城自保我軍圍守恐困此閒致易擒耳獨商略然其言信曰安知項忠不退師必謂其回耶時曰彼分布已定何故自退且令出師度何時可到信曰來春時曰如此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決於冬月安能待來歲信怒出危言曰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出師衆危之問時不發兵何見曰觀忠疏曲析知其必能辨賊若聞別遣禁軍將退避不敢自任賊不可知矣至冬賊果平人乃大服改吏部尚書五年得疾在告踰三月帝趣赴閣視事免朝

忝是冬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民怨感召近日光祿寺採辦各城門抽分掊剋不堪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漁獵筭藏乞革其獘以惠小民疏入帝優詔褒納明年畿輔山東河南旱請免夏稅鹽鈔及太僕寺追賠課馬其冬京師歲祲米貴議發倉儲五十萬石平糶並從之時以舊臣見倚重還第爭執無所避而是時帝急於致大臣希得見又萬安同在內閣連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七年疾復作乞致仕而帝慰留之不得去冬彗復見時言政本七事一崇正道毋惑佛事靡金錢二儲貳寄專委司[illegible][illegible]職

令他人以防詐偽三退朝之暇延見大臣議政四
近幸賜予太多工匠冒官無紀而重囚死徙者法家
蔽罪宜戒淫刑僭賞五處懷受諫勿惡切直六戒建
臣勿依違凡致令失當宜直言論奏七清理牧馬草
地減退勢要莊田皆切中時弊明年寧晋伯劉聚爲
從父太監永誠請封謚且乞祠額禮部言封謚無故
事祠額惟王振有之亦非常例帝特賜額曰褒功命
內閣擬封謚時等言即予永誠將來守邊內臣皆援
此踵乞是變祖宗之法自今日始臣等不敢奉詔乃
寢其秋又以災傷請寬畿賦弛山澤之禁止今年印

馬免令賠償蘇皇莊聽民耕種山東河南民轉餉陜西者請停止使得蘇息時每因災變上言或留中或下有司多阻隔悒悒不得志五年以後凡七在告帝揪命醫就視遣內臣賜賚者凡九十一年以言不見用力懇放還田里不許進少保踰月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孜孜奉國持正存大體公退未嘗以政語子弟有所論薦不使其人知燕居氣情容服御儉約無聲色之奉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呂原字逢原秀水人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景州判導嗣芳既致仕就養景州與本相繼卒貧不能歸葬

或勸火葬原號哭不從權厝於景府時至墓[illegible][illegible]哀之奉母南歸家益貧知府黃懋得原文奇之召試使及甚工問經史輒應口誦懋大喜原衣藍縷懋與之新衣謝不受會葺學舍有餘材以與原原又固辭懋益大奇之時知府得補諸生因遣原於學是秋舉鄉試第一明年為正統七年賜進士及第授編修為楊士奇楊溥所器十二年與侍講裴綸等十人同選入東閣肄業直經筵景泰初進侍講與同官倪謙授小內侍書於文華殿東廡一日帝至命謙講國風原講堯典皆稱旨閑何嘗時二人並以中允兼侍講既具

對又問中允講讀品級對曰從正六品帝曰品同乎何相兼爲命取官制視之乃進二人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帝再至見二人還坐旁壁下問之對曰至尊臨坐臣等避不敢當帝喜曰有是乎後至鵠立語成東西行不復坐尋進左春坊大學士天順初改通政司右叅議兼侍講徐有貞李賢下獄原入爲閣時石亨曹吉祥用事最倨顧獨敬原原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之原逡巡不答尋同岳正列上亨吉祥罪狀疏留中二人懼乃摘勅諭中語謂閣臣誘訕帝大怒坐便殿召對廷臣厲聲叱且大騰同敵[illegible]原

謙恭謹飭陶並何也匠既罷去原得留佐李賢[illegible][illegible]賢通達還事立斷原守正勤慎濟以持重而是時彭時亦入參機密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其年冬進翰林學士六年遭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乃之柔州啓奴兄璜歸葬舟中寢苦致哀毀體素豐至是羸瘠抵家甫襄事而卒年四十五贈禮部左侍郎謚文懿原內剛外和與物無競性儉約身無紈綺歸裝惟賜衣數襲分祿恤宗姻說象致猶好學不絕于憲守東之以蔭補國子生歷事翰林遷中書舍人常憲曰先公豈以任子期我

成讀志應試所司執故事不許憲宗特許之遂舉順
天鄉試禮部不第仍為中書舍人舍人得赴試自憲
始累遷禮部郎中憲好學能文諳習掌故琉球請歲
一入貢回回貢使乞道廣東歸國憲皆以非制格之
以薦進南京太僕少卿故事太僕馬數不令他官知
以是文籍歷歲登耗無稽憲曰他官與聞是也太
僕職此而可貿貿耶議請三年一校勘著為例累遷
南京太常卿輯典故因革若干卷正德初為言官摭
拾憲不辯再疏致仕歸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舉鄉試第一正統十年會試廷

試皆第一終明之世三試第一者惟輅一人而已除修撰尋與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丰姿瓌偉英采親簡為展書官郕王監國以陳循高穀薦命入內閣參機務當是時瓦刺憑陵福建浙江廣東盜大起貴州湖廣蠻復叛奏牘填委閣臣皆戴星出入輅悉心參佐勞勩為多其冬進侍讀景泰元年還迎上皇於居庸進學士三年錦衣指揮盧忠與尚衣太監高平發謀令校尉上變告上皇與少監阮浪內使王瑤圖復位帝震怒捕二人下詔獄窮治之忠筮於術者仝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太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

狂以異免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斥下忠獄坐忠他罪降為事官立功殺瑈錮浪於獄事得不竟帝將易太子輅曰此國大事皇太后在上臣子誰敢輕議然竟不能止進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學士如故賜第南薰里時塞上腴田率為勢豪侵據輅請遣官勘覈還之屯軍開封鳳陽諸府饑貧民流入濟寧臨清者咸為有司驅逐輅憂其為變請撥畿內八府閑田召流民耕墾給以種種事多議行五年鍾同章綸建言下獄輅力救得無死寰宇通志成加兼太常

卿景帝不豫廷臣請建東宮不許將戀奏軏擁[illegible]面陛下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章皇帝之孫聞者感動以日暮奏未及入而石亨已迎復上皇王文求[illegible]等被收召輅與高穀入便殿溫旨諭之命草復位詔石亨容與輅曰今歲赦文不須別具條款輅曰舊制也不敢易亨輩不悅諷言官劾輅朋奸黨惡遂下獄上書自懇言復儲疏在禮部可覆驗不省中官興安稍解之帝愈怒安曰向者此輩創議南遷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意漸釋乃斥為民然帝每獨念輅朕所取士嘗與姚夔劾力東宮最多不忍棄之然以忌者竟

不復用成化三年驛召至京復以故官兼閣前陳勤
學納諫儲將防邊省冗官設社倉崇宣聖號廣造士
法凡八事帝嘉納之其言納諫請召復元年以後建
言貶斥者於是羅倫孔公珣等悉復官明年彗星見
給事中董旻御史胡深等劾不職大臣並及輅御史
林誠劾輅曾與易儲不宜用輅力求罷帝曰昔唐太
宗用王珪魏徵朕今用輅何不可乃下言者獄欲加
重譴輅奏曰臣嘗請優容言官幸蒙采納今因論臣
而反責之如公論何帝悅旻等得不問尋進兵部尚
書時皇莊屬民甚仁壽太后莊戶與民爭田帝欲徙

民置塞外輅曰豈有細民敢與朝廷抗者且天子以
天下為家何以莊為事遂寢八年四方多災傷山東
尤甚輅等請勅廷臣廣求救荒之策寬田租緩力役
發官廩貸富民粟召商中鹽納粟許授冠帶帝悉報
可明年進戶部尚書十一年宋元通鑑綱目成改兼
文淵閣大學士乾清宮門災工部請遣官採木四川
湖廣輅言上天示戒宜少緩之以存警畏從之先是
悼恭太子薨帝以儲位為憂時紀妃生皇子已六歲
矣左右畏萬貴妃莫敢言久之稍聞於帝帝喜立召
見皇子遂留宮中而紀妃仍居西宮輅恐有他患思

為保護計而難於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宜令移就近所俾母子朝夕接見而皇子仍藉貴妃撫育宗社幸甚於是紀妃遷永壽宮輅又請皇子出見羣臣勅禮部擬名以聞越數日帝御文華門皇子侍羣臣進見輅趨御座前頓首曰陛下踐祚十年儲位尚虛天下臣民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曰朕知卿意逾月紀妃薨輅請如宋李宸妃故事殯葬諡號悉如禮是冬皇太子

立加太子少保改吏部尚書帝將復郕王位號下廷議輅極言王有社稷功位號當復帝意遂決明年帝建玉皇閣於宮北命內臣執事禮與郊祀等輅等言玉皇之號本於道家不足信惟天至尊禮不可瀆昔傅說告高宗曰黷於祭祀時謂弗欽願陛下毋惑異教一循正禮帝即毀祠黑眚見疏列災八事曰者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許諸人直言曰分遣部使慮囚省冤獄曰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將邊關隘曰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半巡年進謹身殿大學士中官汪直督西

嚴數興大獄輅率同官條直十罪言近日詗察叔頃刑網太密人情洶洶疑畏由陛下委聽斷於直一人直又寄耳目於羣小如韋瑛輩皆自言親承密旨得顓刑殺於是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擿奸禁亂法不得已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且曹欽之變皆由逯杲刺事激成可為懲鑑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途庶民不安於業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慍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實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厲輅正色曰朝臣無太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敢擅抄沒三品

以上宗宮大閣宣府遷城要害守備城須不可缺亟尋自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不危時萬安劉珝劉吉亦俱直前對引義慷慨恩等屈服輅願同到謝司諸公皆為國如此輅復何憂會九卿項忠等亦劾直是日遂罷西廠然直雖不視廠事而寵幸如故譖輅嘗納指揮楊曄賄欲脫其罪輅不自安而御史戴縉復訟直功請復西廠輅遂力求去詔加少保賜敕馳傳歸輅既去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無敢與抗者矣輅為人質直有容常以遜官抑

錢溥溥為寡婦傳譏之高瑤請復景帝位號黎淳疏駁極言詆輅輅皆不為較待之如平日至其臨大事決大議毅然莫能奪初萬貴妃重輅名士父像屬為贊遺金帛甚厚輅力辭使者告以妃意輅曰非上命不敢承也貴妃不悅輅終不顧及謝政劉吉過之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也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成化初進士翰林侍講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幼有異稟父老舉於鄉不樂仕日授定之書數千言不令作文一日偶見所為祝

竄文大異之謂其婦曰此子才一第不足多也與其
統元年會試第一殿試及第授編修四年京城大水
應詔陳十事言號令宜出大公裁以至正俾久而無
弊不可苟且數易公卿侍從當時召見賜清問察其
才能心術而進退之降人散處京畿者宜漸移之南
方郡縣之職以京朝官補之使迭相出入內外無畸
重薦舉之法不當拘五品以上可倣唐制朝臣遞狀
舉一人自代吏部籍其名而簡用之武臣子孫教以
韜畧守令收養為先必詳考核毋徒取幹辦群臣遺
表忠求罷起復之令僧尼蠹國害民當嚴為遏絕富

又輸粟授官者本非好義有犯宜進奪疏入留中弗
寅之與鄉人相訐辭連定之下獄得白杖滿進侍講
景帝即位復上言十事曰臣惟自古中國喪氣若晉
懷愍宋徽欽之蒙塵其時皆困邊塞外破藩鎮內潰
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
萬之師奉上皇於漠北委以與寇者也至於晉宋既
遭禍亂皆棄故土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於既衰以禦
方張之敵今也先乘勝長驅直抵都城舉數十萬之
衆宜可殲此朝食然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
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尚謂國有人哉蓋國勢

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强豈可不思所以自强之術臣愚故畧陳所見以俟採擇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壘持重而不能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吳玠吳璘三疊陣法設為犄角之勢使得互相應援出奇無窮至鉄騎衝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八萬騎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兀朮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揕人胸下砍馬足此其明驗也臣觀紫荆居庸二關名為關塞實則坦途敵騎兆來若風驅霧蓋兵士寡弱櫜牌鉄鈍殘隳踈漏非制寇之令宜增兵士繕亭

障塞險隘陸則據地爲壘居與地網水則潛衆含深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此古人之已事尚可舉行者也若夫奉使之臣仕郎充以譯人驅夫招募啓戎職此之故今宜擇物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選選辰不至失辭辱國臣於上皇之朝已從漠北降人知謀短淺未蒙採納北來國有募奔歸故土寇掠巢句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之時遣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不惟潛消大患又省俸給賦遣饒恩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兵

也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納月錢於私室於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茅轉貸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恣奸宄矣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捍狼幾何其不敗也除此痛革其弊一新操練之政將帥運舊習者誅之劇敵則兵威振矣至於守令之撫民猶將帥之制兵也宜嚴糾考慎黜陟有犯贓者舉主與其罰然後貪墨者寡為舉者慎貪寡舉慎則民安而邦本以固也無將敢蹭看狗之夫俱足繫戚帝業苟非其人則

趙括以奢之子頫首於白起縻離以蕭之孫榮顯於項羽將家必拘世類哉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宜令廷臣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勳者漢關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斬謖相符雖未捷後辦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之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强寇但選為勝負互報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秩勿躐新階俾

日勵名着而爵賞加焉未為晚也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止求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凡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數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又職書於簡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奏入中旨傳出恐偏聽獨任致生紛亂欲治化之成難矣然行是數者又有其要在陛下勤學而已今主上[illegible]欲其明如日月以察

直程仁如天地以覆群生震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為言即中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以興及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於知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駕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

而過之其不至於寘狩顛仆者幾何令天下雖遺太
創尚如金甌之未缺陛下誠能本之聖學以見之政
治良見國勢可強讐耻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
治可復亦何憚而不為此書奏帝優詔褒答三年遷
洗馬也先使者至乞遣報使也帝堅不許定之疏引
故事請帝下之廷議竟不果遣久之遷右庶子天
順初元調通政司左參議仍兼侍講尋進翰林學士
憲宗立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直經筵成化二年
以本官入直文淵閣明年進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學
士陝西湖廣災有司方徵民逋定之言今國儲充積

含庚至不能容而此張口侍寵之謀乃責其祖課恐
非聖主恤下之意帝感其言仰令停徵四年進吏部
左侍郎時萬貴妃專寵皇后希得見儲嗣未兆郕王
女年已及笄猶未下嫁其年五月定之因久旱並論
及[illegible][illegible]請經筵兼講太祖御製諸書賑斥異端邪教
勿令害政耗財帝留其疏不下五年卒官贈禮部尚
書謚文安定之謙恭質直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
命製元宵詩內使郤立以俟定之據案伸紙立成七
言絕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有質宋太
名字者定之執列其世次若譜系然人服其敏博[illegible]

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口宣曰先生輩吃酒飯去閣臣
講官並承旨叩頭出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
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翰林相傳以定之異順為通
云寅之湖廣參議
論曰自三楊淪謝閹振用事朝常濁亂已極天順改
元後李賢得政紀綱粗立耆舊咸列可謂救時良
相戚賢當羣小交訌能委蛇以濟大事而岳正果於
用壯遂至顛隕豈非識有殊密因之成敗亦殊與薛
瑄立朝未久見幾早去真修實踐一代醇儒也呂
原避歷觴恭既贊殊有足多者薇薇商輅蹇蹇劉

宋趙鳳桑見於章疏三臣柄國皆在成化間而憲宗玩愒宮中狎昵嬖倖大臣經年罕得進見嗣是相沿堂簾之勢寖隔矣諸臣雖欲協心輔政如仁宣之朝又烏可得哉